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王煜宇

记忆中黄土高原的群山,从来都吝啬绿意。

夏日,兰州市区暑气悄然升腾。可坐落于海拔2250米高处的榆中贡井林场,山风依然裹挟着寒意。

站在林场高处眺望,蓝天白云下,连绵起伏的大山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郁郁葱葱。

这里更多的是独木成林的孤傲,一簇簇、一片片,单薄又细碎的新绿点缀在山头,尚不能遮住山头裸露的黄土。

“想要看到你想象中那幅郁郁葱葱的林海盛景,恐怕至少还得再等十年。”贡井林场场长火彦君望着远山。

“十年?”

“没错。”火彦君解释,林场海拔高,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,树木生长周期短、生长速度缓慢,每一寸绿意的生长,都比平川林地要耗费更多时间和心力。

荒山造林,从来不是简单的挖坑栽树、添绿补色,而是一场与贫瘠地貌、恶劣气候的漫长博弈。



贡井林场员工查看植被生长情况。



贡井林场的植被越发茂密。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王煜宇

如今,林场境内岩羊种群数量突破千只;2019年,兰州大学野外科研监测站在林场范围内,成功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的活动轨迹,成为区域生态持续修复的“活指标”。

“如今山里野猪、野鸡、野兔随处可见,山林里越来越热闹了。”火彦君满是欣喜。

2019年,国有林场改革全面落地,造林不再是国有林场一家独揽,而是由“政府统筹、林草部门牵头、国有林场主力、多主体分担”的新格局承接。

由此,贡井林场大规模拓荒植绿的时代落幕,精细化守护绿护绿养绿的新阶段全面开启。

种树千日难,护林一辈子。“种下一棵树要历经千难万险,守护一片林更需要久久为功,每一棵幼苗,都要用心呵护,丝毫不能松懈。”王治胜发自肺腑。

目前,林场尚未全面普及智能化管护设备,整片山林的巡护、防火、养护工作,依旧依靠护林职工徒步巡山、实地值守。

每逢春季、冬季森林防火关键期,林场全体职工全员驻山值守,单次驻山时间长达一个月。

“人守在山上,心永远不能放松。防火关键期夜夜紧绷神经,山间一点风吹草动,都会立刻起身巡查排查。”火彦君深知,万亩林海安危系于一念之间,森林防火责任重于泰山。

日常管护工作中,林场依托全域林长制体系,选聘9名当地村民担任专职护林员,实行分片包干、全域覆盖的巡护机制,常态化开展林间杂草清理、枯枝修剪、火灾隐患排查、病虫害防治等工作,全方位筑牢山林安全防线。

为进一步提升林地管护效率,目前林场正积极对接上级林草主管部门,加快推进全域智能防火监测系统建设,计划为13万亩山林加装智能监控设备,为茫茫青山装上全天候值守的“千里眼”。以科技赋能传统护林工作,让人工坚守与智能管护双向发力,守护这片黄土高原上的绿色屏障,让贡井青山岁岁常青、生生不息。

岁月无声,青山为证。火彦君、王治胜把半生光阴都奉献给了这片大山,再有四五年,两人将光荣退休。可他们用心守护的树木,还需要十年时光,才能真正长成壮阔林海。

“到那时候,我们肯定要回来看看。”纵使岁月老去,这片浸满心血与汗水的青山,早已成为他们生命中最深的羁绊。

虽然草木缓慢生长,但每一寸新绿都无比珍贵,这片持续生长的绿色,终将铺就更绵长的生态振兴之路。

荒岭播绿,一代代造林人扎根荒山

想要读懂贡井林场植绿史,故事的序幕,需要回溯至60多年前……

彼时,榆中县北部山区,生态环境极度恶劣。区域年均降水量仅有280毫米,可蒸发量却是五六倍不止。

常年干旱少雨、风沙肆虐,贫瘠荒山困住了一代又一代当地人的生活,漫天黄沙道尽了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生存辛酸。

修复荒山、植树造林,已然成为刻不容缓的生态使命。

为了筑牢北部山区生态屏障,1959年国家正式选址榆中县贡井镇、夏官营镇、清水驿乡、韦营乡四地交界地带,批复成立国有贡井林场。

林场筹建之初,整片山峦荒草稀疏、满目苍凉,看不到生机。

尽管自然条件恶劣,但满怀着绿化家乡的热忱,近300名当地群众主动报名加入造林队伍。

沉寂的荒山,终于迎来了第一批播绿人。一车车松树、杏树、榆树幼苗,由骡马连夜从50公里外的兴隆山驮运进山,一株株稚嫩的苗木,为漫漫荒山埋下了第一缕绿色希望。

荒山创业,万般皆苦。

初代林场建设者们开启了极其艰苦的拓荒岁月。没有房屋,便栖身阴冷潮湿的窑洞;没有床铺,就铺一层干麦草入眠;日常饮水,只能依靠积攒的窖水度日。

时光流转,一代代护林人接续坚守。

2003年,火彦君从部队转业,正式加入贡井林场护林队伍,接过了前辈手中的护林铁锹。

初入大山,满目荒芜的景象让火彦君内心震撼:连绵群山光秃秃一片,山头黄土灰白刺眼。

林场的日子,艰苦程度远超火彦君的预想。从山下集镇前往山上林场办公区,单程山路长达35里,全程只能徒步前行,一来一回需要耗费三四个小时。

山路往返耗时耗力,久而久之,林场职工们索性背起被褥干粮与生活用品,驻守深山,扎根荒山,与山林朝夕相伴。

“早年上山巡林造林,一路荒无人烟,看不到行人车辆,连山边遮阴的大树都找不到一棵。”时隔多年,火彦君依旧清晰记得当年山野的荒芜。

和火彦君一同坚守深山的,还有林场另外16名职工。大家怀着同样的护林初心,在这片一穷二白的荒岭之上扎根立足,开启了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植绿护林之路。

外人总以为,护林人的工作不过是种树、巡山。可火彦君坦言,入职最初几年,林场职工耗费最多心力的,是和周边村民的“沟通交流”。

林场紧挨村落,当地村民大多依靠畜牧养殖维持生计。荒山植被稀少,天然草料不足,村民放养的羊群便涌入林地,啃食林场刚刚栽成活活的柠条。

柠条是高寒干旱山区固土防风、涵养水源的先锋树种,本身生长极为缓慢,经不起牲畜反复啃食破坏。

长年累月下来,柠条成片损毁,荒山造林成果屡屡遭到破坏。

为了守护艰难存活的幼苗,林场全体职工日复一日耐心沟通劝导周边村民,难免“吵红了脸”。

林场职工早已看破这片荒山的生态困局。干旱年份树苗成活率大幅下降,山间草木大面

黄土锁绿,“鱼鳞坑”种下荒山希望

在贡井林场种树,终究还是要看“天意”。

“除非是有效降水,否则树苗不成活。”这是当地人的共识。干旱荒山造林,成败全系天时,关键在于抢抓墒情、紧盯降水。

每年3月,山间冻土消融,林场全员便抢抓时节,上山整地挖坑,储备造林条件。

看似普通的树坑,实则暗藏巧思。远远望去,山间一个个错落排布的树坑,如同鱼鳞层层叠叠,故而得名“鱼鳞坑”。

“‘鱼鳞坑’采用30度反坡设计,看似简单的形制,却是适配荒山造林的科学巧思。”火彦君说,反坡结构能够有效截留雨水,为弱苗扎根生长撑起第一道屏障。

3月整地挖坑备墒,4月等候降水。

“按照当地气候规律,每年4月底至5月初,这里大概率迎来降水。”火彦君说,只要有雨,不管次日天气阴晴,必须立刻上山造林。

林场人始终与时间赛跑、和天气争先,抢抓每一次降水机遇。

荒山造林的艰辛,何止于抢天时,更在于山间作业的万般不易。

有着34年工龄的老护林员王治胜,亲历了林场近20年的造林攻坚之路,早年造林的艰苦画面,依旧历历在目。

“为了抓住雨后黄金造林期,不耽误最佳栽植时间,务工村民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身出发,徒步翻越数座大山,抵达作业山头已是清晨7点左右。一天劳作时长里,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耗费在往返山路上。”

山路崎岖漫长,野外风吹日晒,可所有人植绿荒山的初心从未动摇。每年三月至十月,是林场造林用工高峰期,原本寂静的荒山,迎来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节。

“‘三北’工程全面实施后,造林务工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。”火彦君说。林场务工薪酬按照树坑数量计件结算,工程初期,挖掘一个标准“鱼鳞坑”酬劳为5角钱,后续随着项目推进,薪酬逐步上调至1元。

手脚麻利、吃苦耐劳的村民,单日可挖掘300多个标准“鱼鳞坑”,依靠勤劳的双手,在

▷绿意盎然的贡井林场。

◁贡井林场员工开展日常巡山工作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新甘肃·甘肃日报通讯员刘彦令摄

